



麦卡勒斯

CARSON
MCCULLERS

作品

心是孤独的 猎手

卡森·麦卡勒斯——著 姚瑶——译

Heart Is a Lonely
HUNTER

CT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〔美〕卡森·麦卡勒斯 / 著 姚瑶 / 译

Carson McCullers

心是孤独的猎手

The Heart Is a Lonely

HUNTER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是孤独的猎手 / (美) 卡森·麦卡勒斯(Carson McCullers) 著 ;
姚瑶译. — 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1

(大鱼文库)

ISBN 978-7-5404-8357-9

I. ①心… II. ①卡… ②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57816号

 大鱼文库

心是孤独的猎手

XIN SHI GUDU DE LIESHOU

作者: [美] 卡森·麦卡勒斯

译者: 姚瑶

出版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夏必玄

装帧设计: 天行健设计

内文排版: 钟灿霞 谭细 圣湘宁 刘玲

图片绘制: 熊倩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印刷: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印张: 14

字数: 26.6千字

版次: 2018年1月第1版

印次: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8357-9

定价: 49.80元

(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: 0731-85983029)

第一章

01

镇子里有两个哑巴，他们总是形影不离。每天清晨，他们离开住处，相互挽着胳膊走在上班路上。这两个好朋友可谓截然不同，总是走在前面带路的，是一个肥胖而恍惚的希腊人。夏天的时候，他总是穿着一件黄色或者绿色的网球衫出门，上衣前摆胡乱塞进裤腰里，后摆则吊儿郎当地垂在身后。每当天气转凉，他就会在这些衣服外面套上一件不成形的灰毛衣。他的脸浑圆而又油腻，睡眼惺忪，弯弯的嘴角挂着傻里傻气的温柔笑容。另一个哑巴个子很高，目光看起来灵敏机智。他的着装总是整洁而朴素。

每天早晨，在来到镇子里的主路上之前，这两个好朋友总是安安静静地走在一起。上了主路后，他们会在某个果品店门口的人行道上停留片刻，希腊人斯皮罗斯·安东尼帕罗斯给自己的表兄打工，他的表兄就是这家果品店的老板。他的工作包括制作糖果和蜜饯，把水果从板条箱中取出来，还要保持环境

清洁。几乎每一次分别前，瘦哑巴约翰·辛格都会把手放在朋友的胳膊上，盯着朋友的脸凝视片刻。这样的告别仪式过后，辛格穿过马路，独自走到珠宝店，他在那里工作，是一名银饰雕刻师。

傍晚前两个好朋友会再度碰面。辛格回到果品店等待安东尼帕罗斯下班。希腊人要么正懒洋洋地打开一箱桃子或者西瓜，要么就是在后厨里看报纸上的漫画专栏。在回家之前，安东尼帕罗斯总是会打开一个纸口袋，那是他白天藏在厨房某个架子上的。口袋里藏的都是他搜罗来的食物——一块水果啦，糖果样品啦，或者是一截肝泥香肠。同往常一样，离开之前，安东尼帕罗斯总要蹑手蹑脚地挪到商店前面的玻璃柜旁，那里放着肉和奶酪。他悄悄从后面打开柜门，伸出胖乎乎的手充满爱意地抚摸那些令他垂涎已久的特殊美味。有些时候他的表兄，也就是店老板，没能看见他的这些举动。可一旦他觉察到了，便会以严厉而阴沉的脸色警告这位表弟。沮丧的安东尼帕罗斯就会把这小小的美味从柜子的一角推到另一角。这样的時候，辛格总是双手插在口袋里站得笔直，眼睛则看着别的什么地方。他不愿意看到两个希腊人之间这不愉快的一幕。因为，除了喝酒以及某种隐秘的享受之外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安东尼帕罗斯对吃的热爱远远超过其他一切。

黄昏时分，两个哑巴一起漫步回家。在家里，辛格总是不断地同安东尼帕罗斯说话。他的双手飞快地比划出一连串的手

语。他的脸上写满热切，灰绿色的双眸神采奕奕。通过自己瘦而有力的双手，他把白日里发生的一切都告诉给安东尼帕罗斯。

安东尼帕罗斯则懒洋洋地瘫坐在那里看着辛格。他几乎从不动手说话——偶尔动了那么一下，就表示他想要吃饭、睡觉或是喝酒。他总是用同样笨拙含糊的手势来表达这三样东西。夜里，如果他没有喝得醉醺醺的，他就会跪在床上祈祷一小会儿。祷告完毕后他用自己圆滚滚的双手比划出“神圣的耶稣”“上帝”或者“亲爱的圣母玛利亚”这些词。这些就是安东尼帕罗斯“说”过的全部话语了。辛格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对他说的所有东西里，这位朋友到底能听明白多少。但这并不重要。

他们共享这栋小房子楼上的房间，房子紧邻这个小城镇的商业区。楼上一共有两间房。安东尼帕罗斯在厨房的煤油炉上做饭。厨房里那几把普普通通的直背餐椅是辛格的，那张垫得又厚又软的沙发则是属于安东尼帕罗斯的。卧室则几乎被一张大大的双人床占满了，床上铺着兔绒被，这是体型庞大的希腊人的床。而另一张狭窄的简易小床则是辛格的。

吃晚餐通常要花掉很长时间，因为安东尼帕罗斯太热爱食物了，他总是细嚼慢咽的。在他们俩都吃完饭后，这个庞大的希腊人热衷于躺进沙发，缓慢地用自己的舌头逐个舔过每一颗牙齿，或者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美味，又或者是不想失去晚餐的余味——而辛格则会去洗盘子。

有些晚上，两个哑巴会一起玩棋类游戏。辛格总是格外享

受这个游戏，多年以前他就曾尝试教安东尼帕罗斯如何下棋。起初他的朋友对于为什么要去挪动棋盘上那么多的棋子毫无兴趣。后来辛格开始在桌下放上一瓶好酒，每次上完课都会拿出来当作奖励。这个希腊人从来没有搞明白马的古怪步法，以及王后横扫一切的随机走法，不过他总算学会了开局的几步该怎么下。他偏爱白棋，要是给他黑棋的话他就拒绝下棋。在开局的几步之后，辛格的朋友已然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，他便自己继续下完全盘。如果辛格对自己的持方发起了绝妙攻击从而导致黑棋国王被杀死，安东尼帕罗斯总是非常自豪并且很开心。

两个哑巴没有别的朋友，工作以外的时间他们总是单独呆在一起。每一天看起来都极其相似，毫无波澜，因为他们太过离群索居，以至于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干扰到他们。他们每周去一次图书馆，辛格要去借推理小说，周五的晚上他们则去看一场电影。发薪水的日子，他们总会去位于海陆军商店上面的十美分照相馆，因为安东尼帕罗斯要去照相。这些就是他们通常会造访的仅有的几个地方。这座城镇里有许许多多的地方是他们连见都不曾见过的。

镇子位于南部腹地的中间地带，夏季漫长，严冬短暂。天空几乎总是那么明亮，一碧如洗，太阳放肆燃烧，灼热刺目。随后十一月淅淅沥沥的冷雨到来，再晚一点或许会有霜冻，以及短暂的寒冷月份。冬日变幻无常，夏日则永远热浪灼人。这座城镇可算相当大，在主干道上有好几个街区，它们都由两三

层楼高的商店以及商业办公楼组成。然而镇子里最大的建筑还是要数那些工厂，那里雇佣了镇子里绝大部分人口。这些纺织厂规模宏大、欣欣向荣，可镇子里的大多数工人却很穷。街上的一张张面孔总是充满绝望的饥饿与孤独。

但这两个哑巴却一点儿也不孤独。蜗居家中，他们满足于吃饱喝足，辛格总是急切地用双手把脑海中的一切表达给他的朋友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平静地流逝，不知不觉辛格三十二岁了，他已经和安东尼帕罗斯共同在这个镇子里生活了十年。

之后的某一天，希腊人生病了。他坐在自己的床上，双手搁在肥胖的肚臍上，大颗大颗油腻腻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。辛格去见了朋友的表兄，也就是那个果品店老板，当然他也为自己请好了假。医生为安东尼帕罗斯制订了饮食表，并声明他绝不能再饮酒。辛格严格执行医嘱。他整天都坐在朋友的床边，想尽一切办法让时间不那么难熬，可是安东尼帕罗斯始终生气地斜眼看他，任凭辛格怎么逗他也不发笑。

希腊人非常焦躁，并且一直在抱怨辛格为他准备的果汁和饭菜。他不断让他的朋友帮他下床，好让他祈祷。他跪下的时候，硕大的臀部压在丰满的小脚丫上。他笨拙打着手语“亲爱的圣母玛利亚”，然后举起用一根脏绳挂在脖子上的小小黄铜十字架。他大大的眼睛仰望着天花板，眼中布满恐惧，之后他就会非常生气，不许他的朋友同他说话。

辛格充满耐心，并且尽心尽力。他为他的朋友画一些小画。

有一次，为了哄他的朋友高兴，辛格为他画了一幅素描。结果这幅画反而伤了希腊人的心，直到辛格把这个希腊人的脸描画得格外年轻英俊，并且把他的头发涂成金黄色，眼睛着上中国蓝，他才同意与辛格和解。看到改良后的画作，希腊人努力不让自己喜形于色。

辛格悉心护理自己的朋友，一个星期后安东尼帕罗斯就能够回去工作了。然而自那之后，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了一些不同。两个好朋友遇到了麻烦。

安东尼帕罗斯已然痊愈，可他身上却有了些悄然的变化。他变得暴躁易怒，晚上也不肯再安安静静地呆在房间里打发时间。每当他想要出去的时候，辛格便紧随其后。安东尼帕罗斯会去到一家餐馆，两人一落座，他便偷偷摸摸地把方糖、胡椒瓶或者银质餐具塞进自己的口袋里。辛格会为安东尼帕罗斯顺走的东西买单，这才没出什么乱子。回家后他会训斥安东尼帕罗斯，可这个大块头的希腊人只是笑嘻嘻地望着他。

几个月过去了，安东尼帕罗斯的这些坏习惯愈演愈烈。一天中午，他若无其事地走出表兄的果品店，来到马路对面，对着第一国家银行大楼的外墙公然撒尿。有时他在人行道上会碰到一些看起来很不顺眼的家伙，他就会径直撞向对方，并用自己的胳膊肘和肚子去推搡他们。一天他走进一家商店，没付钱就从里面拖出来一盏落地灯，还有一次他试图把他在橱窗里看见的电动火车给弄出来。

对辛格来说，这是一段艰难的时光。他时不时就要在午饭时间陪安东尼帕罗斯去法院处理那些违法行为。渐渐地辛格对法院的流程了如指掌，并时刻处于焦虑之中。他存在银行里的钱都用来缴了保释金和罚款。由于辛格的朋友面临的指控包括盗窃、有伤风化、暴力袭击他人等，因此辛格所有的努力和全部的金钱都被用来帮助他免于牢狱之灾。

然而，希腊人为之工作的那位表兄却压根儿不介入这些麻烦里来。查尔斯·帕克（这就是那位表兄的名字）依旧让安东尼帕罗斯呆在自己的店里，但却时刻绷着脸监视他，并且从不帮他任何忙。查尔斯·帕克让辛格觉得很别扭。辛格开始讨厌他了。

辛格就这样终日生活在持续不断的麻烦与担忧中。然而安东尼帕罗斯却始终毫无感觉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他的脸上总是挂着那种温吞吞的苍白笑容。在过去的岁月里，这个笑容在辛格看来包含有无尽的奥妙与智慧。他从不曾知晓安东尼帕罗斯究竟懂得多少，也不知他到底在想些什么。可是现在，从这个庞大希腊人的表情里，辛格感到自己能够觉察出某种狡黠与嘲弄。他会握住朋友的肩膀使劲摇晃他，直到自己筋疲力尽，也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用手语把一切解释给他。然而一切都不管用。

辛格花光了所有的钱，还不得不向珠宝店老板借钱。终于有一次，他无法为他的好朋友缴纳保释金，安东尼帕罗斯只得在监狱过了一夜。第二天辛格去接他出狱时，他非常不高兴，

因为他不想离开监狱。他相当享受监狱里的伙食，腌猪肉和玉米面包上浇满了糖浆。还有新的住宿安排和狱友都令他无比满意。

他们彼此相依为命了太久太久，以至于焦头烂额的辛格求助无门。安东尼帕罗斯不让任何东西来妨碍他或者治疗他的那些坏毛病。回家后，他有时会做在监狱里吃过的新菜色，而在大街上，则永远无法预料他会有什么出格举动。

就这样，最后的麻烦来到了辛格面前。

一天下午，他到果品店去找安东尼帕罗斯，查尔斯·帕克递给他一封信。信上说，查尔斯·帕克已经为自己的表弟做好了安排，要送他去两百英里外的精神病院。查尔斯·帕克利用自己在镇子上的影响力，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安东尼帕罗斯要走了，两个星期后他将被精神病院接收。

这封信辛格反复读了好几遍，有那么一会儿，他的脑袋一片空白。查尔斯·帕克一直在柜台里同他说话，可他根本没有试图去读他的唇语，去理解他在说什么。最终，辛格在他随身带在钱包里的的小便笺上写下一句话：

你不能这样做。安东尼帕罗斯必须和我在一起。

查尔斯·帕克激动地直摇头。他不会说太多英语。“这不关你的事。”他一直重复这句话。

辛格明白一切都结束了。这个希腊人是在害怕，他担心将来有一天要替自己的表弟承担责任。查尔斯·帕克并不精通美国人的语言，可他明白美元是个好东西，所以他动用了自己的钱和影响力，让自己的表弟以最快速度入院。

辛格什么也做不了。

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，辛格极度亢奋。他不停地啊啊说。纵然他的手一次也没有停下来喘口气，可他还是没法将自己想说的话全都说完。他想把自己心里全部的所思所想告诉安东尼帕罗斯，却没有那么多时间。他灰色的双眸闪着炽热的光，他灵敏机智的面庞神色紧张。安东尼帕罗斯就那么昏昏欲睡地看着他，他的朋友根本不知道他究竟明白了多少。

很快，安东尼帕罗斯离开的那天到来了。辛格拿出自己的手提箱，小心翼翼地将他们共同财产中的重要部分打包起来。安东尼帕罗斯为自己准备好了旅途当中的便当。傍晚之前，他们挽着彼此的胳膊，最后一次携手走在街上。这是个十一月末的寒冷下午，他们呼出的气息在面前凝成白雾。

查尔斯·帕克会陪自己的表弟一起上路，然而在车站，他却离两个哑巴远远的。安东尼帕罗斯挤上了巴士，煞费苦心折腾了半天才把自己在前排的座位上安顿下来。辛格透过车窗望着他，双手近乎绝望地拼命比划着，好同自己的朋友做最后的道别。可是安东尼帕罗斯忙于检查午餐盒里各种各样的食物，根本无暇理会辛格。就在巴士要从路边开走时，

他才转向了辛格，他的笑容是那样冷淡，那样疏离，就好像他们早已相隔千里。

接下来的几周是那么的不真实。辛格整天伏案于珠宝店后面的工作台，晚上十点，他独自回家。睡觉是他唯一想做的事。只要一下班回家，他就会躺在自己的简易小床上，试着小憩上那么一会儿。半睡半醒间，他做起梦来。他的每一个梦境中都有安东尼帕罗斯。他的双手会神经质地痉挛，因为梦中他正同自己的好朋友说话，而安东尼帕罗斯也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。

辛格试着回想自己还没有认识安东尼帕罗斯之前的时光。他也试着去复习自己年轻时遇到的一些事情。然而所有这些他试图回忆起来的过往，一桩一件都不像是真的。

他想起了一件特别的事情，然而这件事对他来说并不重要。辛格想起来，虽然他从婴儿时期就是个聋子，可他并不是个真正的哑巴。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，被安置进了一个聋人福利院。他从那时起学会了用手语说话，也学会了阅读。九岁之前他就能够用美国式的单手手语说话，也会用双手去打欧洲手语。他学会了阅读人们的唇语，能够通过嘴唇的一张一翕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。最后他被教会了开口说话。

在学校里，大家都觉得他非常聪敏。他的功课比其他孩子都要超前。只是他无法习惯用嘴巴说话。这对他来说极不自然，他觉得自己的舌头像是长在嘴巴里的一条鲸鱼。从那些他与之

对话的人脸上，他看到了空洞茫然的表情，他觉得自己的声音一定听起来像某种动物，或者就是他讲起话来令人作呕。用嘴巴说话令他痛苦万分，而他的双手却时刻准备好表达他想说的一切。二十二岁那年，他从芝加哥来到这座南部城镇，并且立刻结识了安东尼帕罗斯。从那时起，他再也没有用嘴巴讲过话，因为同这个朋友在一起时，根本不需要用到嘴巴。

除了与安东尼帕罗斯共同度过的这十年之外，没有什么是真的。在他半梦半醒之间，他的朋友栩栩如生，而一旦清醒过来，一阵苦痛的孤独感便在他的身体里横冲直撞。有时他会寄一箱东西给安东尼帕罗斯，却从未收到回音。就这样，一个月又一个月的光阴就在这种空虚与不真实中过去了。

春天到来时辛格的生活有了变化。他无法入睡，他的身体躁动不安。每天晚上他都在屋里一圈又一圈地踱步。如果说他什么时候会停下来，那就只有黎明前的几个小时——他会缓慢地陷入睡眠，直到早晨的日光像一柄弯刀，刺入他的眼睑。

他开始在镇子里闲逛以打发漫漫长夜。他再也无法忍受那个曾经有过安东尼帕罗斯的房间，所以他在一个死气沉沉的公寓楼里租了个地方住，那里离镇子中心不远。

他在仅仅两个街区之外的一家餐馆里吃饭。这家餐馆在长长的主路的尽头，店名叫做“纽约咖啡馆”。第一次在那里吃饭时，他飞快地扫了一遍菜单，写下一张小纸条，并把它交给了老板。

每天的早餐我想要一个鸡蛋、烤面包和咖啡——15 美分

午餐我要汤（任何汤都可以），一个肉类三明治，牛奶——

25 美分

晚餐请给我三种蔬菜（除了卷心菜都可以），鱼或肉，以及一杯啤酒——35 美分

谢谢。

老板看了纸条后向他投去了警惕而老练的一瞥。他是个中等个头的严肃男子，有着浓密的深色胡子，以至于他的下半张脸看起来就好像是铁塑模型。他总是站在角落里的收银机旁，双手抱在胸前，默默观察周遭的一切。辛格很快就对老板的脸相当熟悉了，因为他总是在店里的某张桌子边吃掉自己的一日三餐。

每天晚上，这个哑巴都要在街上独自散步好几个小时。有些夜晚很冷，吹着三月锋利又潮湿的风，还会下很大的雨。可对他来说，这些都无所谓。他的步履总是很焦灼，他的双手也总是死死地塞在裤兜里。一周又一周过去了，白昼变得温暖而倦怠，他的心烦意乱也渐渐偃旗息鼓，他看起来有了一种深邃的平静。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深深的平和，这种神色常常出现在那种极度悲伤或极度通达的脸上。但他依然漫步于镇子里的大街小巷，就那么静静地踽踽独行。

02

在一个漆黑而闷热的初夏夜晚，比佛·布兰农站在纽约咖啡馆的收银机后面。此刻正当午夜十二点。外面的街灯早已熄灭，咖啡馆里的灯光因此在人行道上投射出一个明亮而暖黄的矩形。街道上空无一人，咖啡馆里却有半打客人正喝着啤酒、圣卢西亚红酒以及威士忌。比佛麻木地等待着，他的胳膊肘支在柜台上，大拇指挤压着自己长长鼻子的鼻尖。他的目光很坚定。他紧盯着一个穿着工装裤的矮胖男人，那个男人已经喝醉了，吵吵嚷嚷的。他的目光时不时就会扫到独自一人坐在中间某张桌子旁的哑巴，也会落在其他坐在吧台前的客人身上。不过他扫视一圈后，视线总会回到那个喝醉的工装裤男人身上。时间越来越晚，比佛继续在收银机后安静等待。打烊前他最后检查一遍餐馆，而后走向后门，爬上楼梯。

他蹑手蹑脚地走进位于楼梯顶端的房间。屋里漆黑一片，他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。刚走了没几步，他的脚趾头就撞到